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滙水燕談錄 第二卷 名臣

名臣

宰相王溥父祚，少為太原掾屬，累遷宿州防禦使。既老，溥勸其退居洛陽，居常快怏。及溥為相，客或候祚，溥常朝服侍立，客不安席，求去，祚曰：「學生勞賢者起避耶？」

張忠定公詠布衣時，希夷先生一見奇之。公曰：「願分華山一半居可乎？」先生曰：「非公可及。」別贈以毫楮。公曰：「是將嬰我以世務也。」後公貴顯，以名德重天下。將赴劍南，以詩寄先生曰：「性愚不肯林泉住，強要流清擬致君。今日星馳劍南去，回頭慚愧華山雲。」及還，又有詩曰：「世人大抵重官榮，見我東歸夾道迎，應被華山高士笑，天真喪盡得虛名。」

王元之嘗草《李繼遷制》，繼遷送馬五十疋潤筆，公卻之。後守永陽，閩人鄭褒有文行，徒步謁公，及還，公買一馬遺之。或謗其虧價者，太宗曰：「彼能卻繼遷五十疋，顧肯虧一疋馬價耶？」

曹冀王彬，前後帥師徵討諸國，凡降四國主：江南、西川、廣南、湖南也，未嘗殺一無辜，功名顯著，為諸將之首。諸子皆賢令，瑋、琮、瓌繼領旄鉞。陶弼《觀王畫像有詩》曰：「蒐兵四解(《言行錄》作「把」。)降王縛，教子三登上將壇。」其後，少子愷追封王爵，實生光獻慈聖太皇太后，輔佐仁宗，母儀天下。累朝聖功仁德，天下懷慕，以至濟陰，生享王爵，子孫昌熾，世世無比。非元功陰德，享報深厚何以及此，雖漢馬、唐郭，迨無以過此。嗚呼盛哉！

張僕射齊賢，以吏部尚書知青州六年，其治安靜，民頗安之。好事者或謗其居官弛慢，朝廷召還。公或語人曰：「向作宰相，幸無大過，今典一郡，乃招物議，正如監御廚三十年，臨老反煮粥不了。」士大夫聞之，深罪謗者。曾孫仲平為餘言。

真宗晏駕，二府受遺制：「輔立仁宗及皇太后權聽斷軍國事。」宰相丁謂欲去「權」字，王沂公時參大政，獨執之曰：「皇帝衝年，太后臨朝，斯非國家常典，稱「權」猶足示後，況言猶在耳，何可改也！」謂深感其言，「權」字遂不敢去。

祥符中，趙德明上言本國饑，來借粟百萬斛。大臣皆請以違誓責之，王魏公旦獨請具粟如其數於京師，詔德明入京來取。德明大慚，且歎朝廷有人。真宗喜。

真宗朝，宦者劉承珪以端謹事上。病且死，求為節度使。上促授之，王魏公旦執不從，曰：「復有求為樞密使者，何以絕之！」至今宦者官不過留後。

王魏公旦與楊文公大年友善，疾篤，大年於臥內，託草遺奏，言「為宰相，不可以將盡之言為宗親求官，止敘平生遭遇之際。」表上，真宗歎之，遽遣就第，名數進錄。

諫議大夫陳省華，生三子皆登進士第，而伯仲皆為天下第一。晚年與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，長子堯叟知樞密院，次子堯佐直史館，少子堯咨知制誥。每對客，三子列侍，客不自安，求去。省華曰：「學生輩立侍，常也。」士大夫以陳氏為榮。

晁文元公迥，少聞方士之術，凡人耳有靈響，目有神光。其後聽於靜中，若鈴聲遠聞。耆年之後，愈覺清徹。公名之曰三妙音：一曰幽泉漱玉，二曰清聲搖空，三曰秋蟬曳緒。嘗聞其裔孫端禮雲。

景德中，朝廷始與北虜通好，詔遣使將以北朝呼之，王沂公以為太重，請但稱契丹本號可也。真宗激賞再三，朝論聽之。

祥符中，王沂公奉使契丹，館伴耶律祥頗肆談辨，深自銜讐，且矜新賜鐵券，公曰：「鐵券，蓋勳臣有功高不賞之懼，賜之以安反側耳，何為輒及親賢？」祥大沮矣。

真宗上仙，時雖仲春而大雪苦寒，莊獻太后詔賜坐甲衛士酒，獨王德用令所轄禁旅不得飲。後以問德用，德用曰：「衛士荷先帝恩德厚矣，今率土崩心，安忍縱飲？矧嗣君尚少，未親萬機，不幸一夫酗酒，奮臂狂呼，得不動人心耶？」後大歎賞，自是有意大用。

李文靖公為相，王魏公旦方參預政府，時西北尚用兵，或至旰食。魏公歎：「我輩安能坐致太平，得優游無事耶？」文靖公曰：「少有憂勤，足為警戒。它日四方寧謐，朝廷未必無事。」其後，北戎講和，西戎納款，而封禪祠祀、蒐講墜典，靡有虛日，魏公始歎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。

乾興初，丁謂欲每議大政則太后後殿朝執政，朔望則皇帝前殿朝群臣，其餘常事，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附奏禁中，傳命二府。眾以為隔絕中外，不便。王沂公時判禮院，引東漢故事，皇帝在左，太后在右，同殿加簾，中書、樞密院以次奏事。人心乃安。

皇祐五年，儂智高陷二廣，詔樞密副使狄青督諸將討之。言事者以青武人，不可專用，請以文臣副之。仁宗以問龐莊敏公。曰：「向者王師所以屢敗，由大將不足以統一，裨將人人自用，故遇敵輒北。劉平以來，敗軍覆將，莫不由此。青勇敢有智略，善用兵，必能辦賊，願勿憂。」仁宗乃詔行營諸軍皆受青節制；賊平處置民事，則與孫沔、餘靖同議。及捷報至，上喜謂莊敏曰：「嶺表平殄，皆卿之力也。」

皇祐五年，王汾擢進士甲科。唱名日，左右奏：「汾，免解進士，例當降甲。」仁宗覽家狀，曰：「汾，先朝學士禹偁曾孫。」遂不降甲。其後，汾以恩補官，亦以黃州孫超升朝籍。

景祐中，范文正公以言事觸宰相，黜守饒州。到任，謝表云：「此而為郡，陳優優布政之方；必也立朝，增蹇蹇匪躬之節。」天下歎公至誠，許國始終不渝，不以進退易其守也。

范文正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帥邠、延、涇、慶四郡，威德著聞，夷夏聳服，屬戶蕃部率稱曰龍圖老子，至於元昊，亦以是呼之。太子賓客謝濤，生平清慎，恬於榮利。晚節乞知西臺，尋分務洛中，不接賓客，屏去外事，日覽舊史一編，以代賓話。將終前一日，夢中得詩一章，覺，呼其孫景初錄之，曰：「百年奇特幾張紙，千古英雄一窖塵。惟有炳然周、孔教，至今仁義浸生民。」足以見篤於仁義，著乎神明，故至死而不亂也。

皇祐末，契丹請觀太廟樂，仁宗以問宰相，對曰：「恐非享祀，不可習也。」樞密副使孫公沔曰：「當以禮折之，請謂使者曰：『廟樂之作，皆本朝所以歌詠祖宗功德也，它國可用邪！使人如能助吾祭，乃觀之。』」仁宗從其言，使者不敢復請。

陳文惠將終前一日，自為墓誌曰：「宋有潁川先生堯佐，字希元，道號知餘子。年八十不為夭，官一品不為賤，使相納祿不為辱，三者粗備，歸息於先秦國大夫、仲兄丞相棲神之域，吾何恨哉！」

初，范文正公貶饒州，朝廷方治朋黨，士大夫莫敢往別，王待制質獨扶病餞於國門，大臣責之曰：「君，長者，何自陷朋黨？」王曰：「范公天下賢者，願質何敢望之？若得為范公黨人，公之賜質厚矣！」聞者為之縮頸。

歐陽文忠公使遼，其主每擇貴臣有學者押宴，非常例也。且曰：「以公名重今代故爾。」其為外夷敬服也如此。

景祐末，西鄙用兵，大將劉平死之。議者以朝廷使宦者監軍，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，故平失利，詔誅監軍黃德和。或乞罷諸帥監軍，仁宗以問宰臣，呂文靖公曰：「不必罷，但擇謹厚者為之。」仁宗委公擇之，對曰：「臣待罪宰相，不當與中貴私交，無由知其賢否。願詔都知、押班保舉，有不識，與同罪。」仁宗從之。翌日，都知叩首乞罷諸監軍。士大夫嘉公有謀。

景祐中，范文正公知開封府，忠亮讜直，言無迴避。左右不便，因言公「離開大臣，自結朋黨」，仍落天章閣待制，黜知饒州。餘靖安道上疏論救，以朋黨坐貶。尹洙師魯言：「靖與仲淹交淺，臣與仲淹義兼師友，當從坐。」貶監郢州稅。歐陽永叔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辯其非辜，若訥大怒，繳其書，降授夷陵縣令。永叔復與師魯書云：「五六十年來，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，忽見吾輩作此事，下至灶間老婢亦為驚怪。」時蔡君謨為《四賢一不肖》詩，布在都下，人爭傳寫，鬻書者市之，頗獲厚利。虜使至，密市以還。張中庸奉使過幽州，館中有書君謨詩在壁上。四賢：希文、安道、師魯、永叔；一不肖，謂若訥也。

狄武襄公青，初以數直為延州指使，是時西邊用兵，公以才勇知略，頻立戰功。常被~SHIKE、面銅具，馳突賊圍，敵人畏懼，無敢當者。公識度宏遠，士大夫翕然稱之，而尤為韓魏公、范文正公所深知，稱為國器。文正以《春秋》、《漢書》授之，曰：「將不知古今，匹夫之勇，不足尚也。」公於是博覽書史，通究古今。已而立大功，登輔弼，書史策，配享宗廟，為宋名將，天下稱其賢。公初為延州指使，後顯貴，天下猶呼公為狄天使。

慶曆中，仁宗服藥，久不視朝。一日，聖體康復，思見執政，坐便殿，促召二府。宰相呂許公聞命，移刻方赴召。比至，中使數促公，同列亦贊公速行，公愈緩步。既見，上曰：「久疾方平，喜與公等相見，而遲遲其來，何也？」公從容奏曰：「陛下不豫，中外頗憂，一旦聞忽召近臣，臣等若奔馳以進，慮人驚動耳。」上以為得輔臣之體。

陳貫自鹽鐵副使除直昭文館，知相州。先是，三司副使例得待制，而貫獨得直館。或唁貫者，貫曰：「與其居天章作不才待制，何如在昭文為有道學士。」唁者愧服。貫子安石，今為吏部侍郎，女嫁文潞公。

康定中，趙元昊既虜劉平，遂約吐蕃毋與中國通，陰相為援。朝廷患之，擇能使絕域者，將以恩信譙讓唃氏。尚書屯田員外郎劉渙上書請行，聞道馳至青唐城，譙唃氏。皆頓首悔謝，諸以死扞邊。因盡圖其地形，並誓書還奏。仁宗嘉歎，進直昭文館。俄而元昊臣服，再加刑部郎中，賜金紫。初，渙之奉使也，或數日不得食，於佩囊中得風藥數粒咀潤咽喉。唃嘶囉(吐蕃呼佛曰唃，如廝囉譯為「兒子」二字，稱佛之兒子。)更鼓自昏達旦，三過而已。每有公事，量大小以綿裹其訟牒，物多者為有理。

王武恭公德用，寬厚善撫士，其貌魁偉，而面色正黑，雖匹夫下卒、閭巷小兒，外至遠夷君長，皆知其名，識與不識，稱之曰黑王相公。北虜常呼其名以驚小兒，其為戎狄畏服如此。皇祐末，仁宗以為樞密使，而以富韓公為宰相。是冬，契丹使至，公與之射，使者曰：「天子以公為樞密使、富公為相，得人矣。」上聞尤喜。

治平中，夏國泛使至，將以十事聞於天子，未知其何事也。時太常少卿祝詒主館伴，既受命，先見樞府，已而見丞相韓魏公，公曰：「樞密何語？」詒曰：「樞密云：『若使人言及十事，第雲受命館伴，不敢輒及邊事。』」公笑曰：「豈有止主飲食不及他語邪！」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：「彼及某事則以某辭辯，言某事則以某辭折。」祝唯唯而退。及宴見使者，果及十事，凡八事正中公所料。祝如所教答之，夏人聳服。祝常以謂魏公真賢相，非它人可比也。

元豐中，尚書省百官謚曾魯公，始曰忠獻，禮官劉摯駁曰：「丞相位居三事，不聞薦一士，安得謂之『忠』？家累千金，未嘗濟一物，安得謂之『獻』？」眾不能奪其議，改謚曰宣靖。

司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，大得中外之望，士大夫識與不識，稱之曰君實，下至閭閻匹夫匹婦，莫不能道司馬。故公之退十有餘年，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復用於朝。熙寧末，餘夜宿青州北淄河馬鋪，晨起行，見村民百餘人，歡呼踴躍，自北而南。餘驚問之，皆曰：「傳司馬為宰相矣。」餘以為雖出於野人妄傳，亦其情之所素欲也。故子瞻為公《獨樂園詩》曰：「先生獨何事，四海望陶冶。兒童誦君實，走卒知司馬。」蓋紀實也。

元豐七年春，文太師既告老，奏乞赴闕，親辭天陛，庶盡臣子之誠。既見，神宗即日對御賜宴，顧問溫渥，上酌御盞親勸。數日，朝辭，上遣中使以手札諭公留過清明，飭有司令與公備二舟，沂汴還洛。清明日，錫宴玉津園，公作詩示同席。翌日，上用公韻屬和，親灑宸翰，就第賜公。將行，特命三省以上赴瓊林苑宴餞，復賜御詩送行。公留京師一月，凡對上者五，錫宴者三，錫詩者再，顧問不名，稱曰太師。寵數優異，近世無比。

富公熙寧中罷相鎮亳，常深居養病，罕出視事。時幕府諸公事須稟命，常以狀白公，公批數字於紙尾，莫不盡其理。或有難決之事、諸公憂疑不能措手者，相與求見公，公以一二言裁處，徐語它事，諸公曉然，率常失其所疑者。退而歎服，以為世莫可及也。公早使虜，以片言折狡謀，尊中國。及總大政，眎天下事若不足為者，矧退處一郡乎！

韓魏公元勳舊德，夷夏具瞻。熙寧中留守北都，遼使每過境，必先戒其下曰：「韓丞相在此，無得過有呼索。」遼使與京尹書，故事，紙尾止押字，是時悉書名，其為遼人尊畏如此。每使至於國，必問侍中安否。其後，公子忠彥奉使，遼主問嘗使中國者曰：「國使類丞相否？」或曰：「類」，即命工圖之。

國朝享國百三十餘年，人臣為太師者，惟趙忠獻、文潞公二人耳。慶曆二年十二月，詔拜呂文靖公司空、平章軍國重事，元祐三年四月，正獻公又以司空平章軍國事，父子繼以三公平章軍國，古所未有也。

范文正公守邠州，暇日率僚屬登樓置酒，未舉觴，見隸經數人營理葬具者。公亟令詢之，乃寓居士人卒於邠，將出殯近郊，賻斂棺槨，皆所未具。公憫然，即徹宴席，厚賜給之，使畢其事。坐客感歎有泣下者。

崔遵度，清節純德，泊於榮利。事太宗為右史十餘年，每侍殿陛，側身軒楹，以自屏蔽，不欲當上顧盼，其恬晦如此。琴德尤高，嘗著琴靜室，往往夕，妻、子罕見其面。

慶曆末，富文忠公鎮青州，會河決商胡，北方大水，流民塗入京東。公勸所撫八州之民出粟以助賑給，各因坊村擇寺廟及公私空舍，又因山崖為窟室，以處流離。擇寓居官無職事者，各給以俸，即民所贅聚，籍而受券，以時給之。器物薪芻，無不具。不幸死者，為「叢塚」收瘞，自為文，遣使祭之。明年夏，大稔，計其道里，資遣還業。八州之間所活者，無慮五十眾萬人。其募為兵者，又萬餘人。仁宗嘉之，拜公禮部侍郎，公曰：「恤災賑乏，臣之職也。」卒辭不受。

嘉祐中，仁宗已不豫，久不御殿，雖宰臣亦不得見。富文忠公求人疾疫，內侍以公未有詣旨，止之，公叱之曰：「安有宰相一日不見天子！」遂趨入見。因乞監侍祈禱，留宿殿中。自是，事無巨細，皆白執政而後行，上下晏然。

司馬溫公忠厚正直，出於天性，終始一節，故得天下之望。居洛十五年，天下之人，日望以為相。神宗上仙，公赴闕哭臨，衛士見公，皆以手加額曰「司馬相公也」。民遮道曰：「無歸洛，留相天子，活百姓。」所在數千人觀之。公懼，徑歸。詔除知陳州，過關，留拜門下侍郎，遂為左僕射。及薨，京師民刻畫其像，家置一本，四方爭購之，畫工有致富者，公之功德為民愛如此。

孔公道輔以剛毅直諫名聞天下。知諫院日，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；為中丞日，諫廢郭後。其後，知袁州日，近臣獻詩百篇者，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，仁宗曰：「是詩雖多，不如孔某一言。」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。

祥符中，天下大蝗，近臣得死蝗於野以獻，宰臣將率百官稱賀，王魏公且獨執不可。數日，方朝，飛蝗蔽天，真宗歎曰：「使百官方賀而蝗遽至，豈不為天下笑耶！」

張忠定公詠知通進銀臺司，並州有軍校答他部卒至死，獄具，奏上。法官謂非所部，當如凡人。公執奏之曰：「並接羌、胡，兵數十萬，一旦因一卒法死一校，卒有輕所部之心，且生事，不若杖遣，於權宜為便。」上如法官議。不數日，並卒怨本校，白晝五六輩提刀趨喧，爭前刺校，心胃狼籍屍下，遂竄去。朝廷方以公向所執為是。

忠定公為御史中丞，一日於行香所，宰相張齊賢呼參知政事溫仲舒為鄉弟，及它語尤鄙。(錢希白所撰公誌曰：「彈執政之事失辭」者，此也。)公以非所宜言，失大臣體，遂彈奏之。齊賢深以為恨，後於上前短公曰：「張詠本無文，凡有章奏，皆婚家王禹偁代為之。」禹偁前在翰林，作《齊賢罷相麻詞》，其辭醜詆。及再入中書，禹偁亦再知制誥，故兩中傷之。公聞，自辯曰：「臣苦心文學，縮紳莫不知，今齊賢以臣假手於人，是掩上之明，誣臣之非罪也。」上曰：「卿平生著述幾多？可進來。」公遂以所著進。上閱於龍圖閣，未竟，賜坐，曰：「今日暑甚。」顧黃門於御幾取常所執紅綃金龍扇賜公，且稱文善。公起，再拜，乃納扇於幾，上曰：「便以賜卿，美今日獻文事也。」

忠定公後自金陵入，苦腦疽，未陸見，御史閻門累有奏，上寬其告，俾養疾。公恨不得面陳所懷，乃抗論「近年以來，虛國家帑藏，竭生民膏血，以奉無用之土木，皆丁調、王欽若啟上侈心之所為也，不誅死，無以謝天下。」章三上，不報，出知陳州。

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，枯槁憔悴，鬢~SHIKE皓白，著《春秋尊王發微》十五篇，為《春秋》學者，未有過之者也。故相李文定公守兗，就見之，歎曰：「先生年五十，一室獨居，誰事左右？不幸風雨飲食生疾，奈何！吾弟之女甚賢，可以奉先生箕

箒。」先生固辭，文定公曰：「吾女不妻先生，不過為一官人妻。先生德高天下，幸媿李氏，榮貴莫大於此。」先生曰：「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，而固以嫁山谷衰老、藜藿不充之人，相國之賢，古無有也，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。」遂妻之。其女亦甘淡薄，事先生以盡婦道，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。